

# 敬悼陳榮捷院士

曾春海\*

暑假出國月餘，九月中旬返回台北，與朱榮貴先生通了一次電話，慟聞陳榮捷院士已於八月十二日逝世，內心悵然良久。我與陳院士的認識可說是出於莫名的緣分。一九七八年九月我承蒙教育部主辦的第一次博士後公費留學之贊助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研究所作訪問學者一年，主要的是想唸點杜威的實踐哲學。抵該研究所後，得知隔壁的坎特(Kent)館——東亞語言文化系，每星期由陳院士來上一次宋明理學的課程。由於我的博士論文撰寫了《王船山周易闡微》，屬理學易。基於慕名與共同的理學治學興趣，我就每星期到陳院士的課堂旁聽，也因此結識了朱榮貴先生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陳院士的授課態度，頗契合了朱熹居敬窮理的精神。他講課有條不紊，待人平易近人，做事認真踏實。我奉上乙本《王船山周易闡微》請他指正，他卻很客氣的在隔週的課堂上，當眾對我鼓勵一番，提振了我對理學的興趣。第二年我返台之後，蒙輔仁大學哲學系的厚愛，爲了培養「宋明理學」這門課程的接班人，希望我能藉教學相長的磨練機會而研讀宋明理學，因此，讓我開了一門涉及該學門的選修課。不久，陳院士來函謂台北學生書局將出版其中文著作《朱學論集》，要我就近替他做校對工作。我想能有機會爲他做點事，是我的榮幸，一方面也想藉校稿之便，細讀他的著作，感受及學習他一絲不苟的治學著書方法和態度。於是，我欣然允諾，利用忙碌的教學準備餘暇，轉睛於其大作的原稿及書局的打字稿之間。得見陳院士治學的嚴謹，連原稿都編號清楚，字裡行間銜接得井然有序。其行文精要潔淨，言必有據，文理陳述要言不繁，得窺其治學之勤、精與嚴，堪謂爲年輕學

---

\*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。

子學習的典範。接著，他爲了籌畫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大學召開的國際朱子學會議，特別撰成一本《朱子門人》，亦託我就近校稿。

陳院士所籌畫召開的那次國際朱子學會議，可謂事必躬親，盡心盡力。我能以青年學者身分與會，見識不少知名前輩學者的學養與風範，對我日後願意以讀書和教學作個人終身的志業，有著莫大的啓迪和鼓舞。與會數天，見陳院士忙於會務之餘，仍必親自出席每場研討會，參與研討，其對學術的忠誠與敬業，對我們這些後學而言，係最好的身教和模範。至今，我每思及此事，仍內心感奮不已。

雖然我已從校對陳院士的大作中，感受和學習了不少，卻未能圓滿完成他所託付我的工作。他曾經要我就近校對也是學生書局出版的《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》。由於我未受過考據學訓練，對王陽明《傳習錄》又涉獵有限，對不同版本、注釋及評論的接觸，更是談不上；再加上教學準備工作的忙碌，真是力有未逮，堪稱不盡責任，以致錯誤累累。該書出版後，因校對不周所出現的錯誤，曾被學界所議論，也爲陳院士帶來一些不安。然而，日後在台北再見面時，他從未對我表示任何責怨。數年後，他仍要我幫他校對了《朱子新探索》。但我卻感到萬分的歉意，至今猶爲此事內疚不已。

陳院士不僅全力奉獻於學術研究與著述工作，對後學更是期許良深。記得，他看過我贈送的拙著《晦庵易學探微》後，鼓勵有加，還詢問書中所引用若干材料的出處，又期望我日後治學能建立自己的觀點。可見他毫不嫌棄後學不成熟的作品，不但認真閱畢，予以鼓勵，也點出缺失，直陳建言。這點，至今仍是我無法做到而尚須學習者。

陳院士對宋明理學在美國的拓展工作，頗爲投入。他與狄百瑞教授長期合作，從事翻譯、教學、組織每月乙次的區域性同行學者討論會……等等學術活動。一九七七年，陳院士在美教學滿四十年，欣見長期在美耕耘的宋明理學研究，有了值得欣慰的豐收，曾作詩抒懷，有「二十載孤鳴沙漠中，誰知理學忽然紅」之感慨。其所謂「忽然紅」，乃指六〇年代及七〇年代，美國大學中理學哲學論文多篇、理學會議數次、專書多本而言。

一九八九年，我參加北京孔子基金會主辦的二五四〇孔學會，在北京與陳院士不期而遇。他是大會的貴賓，在開幕式中發表了主題演講。會後，與我們一些台灣來的與會者共赴敦煌遊覽，他說這是他一生心願之一。一路上，他平易近人，不麻煩別人。旅程的不順暢，他亦無不悅之色，與我們同甘共處。同行的人都爲之敬佩

不已，皆認為在陳院士的學問之外，無論為人與處世，都予人不少啓發。一九九二年六月，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主辦了承續一九八二年夏威夷之後，較大規模的國際朱子學會議。當時陳院士雖已不良於行，記憶力有些衰退，仍不遠萬里前來與會，表示關心與支持。那次我與他閒聊，得知他猶有旅興，謂有可能的話，想赴法國南部旅行。沒想到，那次的見面是他與我最後一次見面了。從中國哲學的形神論而言，有謂形滅神不滅者。我則認為陳院士的治學與做人處世精神，將永續存活在他遺留的著作與認識他的親朋學友心中。